

闻雨的哑巴

雍措

哑巴的哑,是从娘胎里带来的。有两种说法,一是她娘罪恶的事情做多了,一是哑巴上辈子嚼舌根的事情做多了。这些虱子咬跳蚤的事情,都是村里爱翻是非的人传出来的。在她们嘴里,死去的人会被他们的闲话说得醒过来,美好的事情会被她们涂得五颜六色,最后面目全非。她们说着说着,捂着嘴,偷偷地笑,笑声从指缝里挤出来,细细的,风一吹就散了;有时她们头碰着头,眼睛睁得圆圆地看着对方,眼神里流淌着各种吃惊和疑惑。村口的白杨树,是她们经常聚会的地方。白杨树在是非的环境里长大,枝桠异常扭曲,叶子的形状由原本的椭圆长成尖溜溜的耳朵状。它变成了一棵是非树,风大的时候,摇摆着奇怪的枝丫,俯身给身旁的小树低语着。哑巴看着她们凑在一起时,每次就嘿嘿笑笑。那群人狠狠地瞪哑巴一眼,像驱什么厌恶的东西一样,做出驱赶的样子。哑巴有时舍不得走,她们就从地上捡起小石子,朝哑巴扔,这一扔,哑巴拼命地跑,跑得歪歪扭扭。后面,撵着一连串鞭炮一样的哈哈声。那座废弃的没有房顶的老房,是哑巴躲藏的地方。哑巴每次跑到这里,心就稳了,她知道,在这里,不会有人用石头扔她,不会有人敢路进这座老房。老屋四面墙壁熏得黑黑的,日晒雨淋之后的墙壁上爬着大小不一的小裂缝。哑巴喜欢老屋,因为在这里,她躺在杂草疯长的堂屋里,就可以看见天空和白云,有时,夜里还可以看见一颗颗流星。老屋修建年层久远,和周围新修的房屋相比,仿如年轻的小伙儿和一位半白的老人站在一起。哑巴的思维有时清晰,有时混沌。清晰的时候,她会想起曾经居住在老屋里的张婆。张婆的手,像核桃树的树皮,沟沟壑壑,脸也像。张婆没人照顾,一人居住。有好几次哑巴经过老屋时,听见张婆的呻吟声,从破窗户里钻出来,挽着她的脚不能动弹。她推门进去,屋里黑成一片,她找不着张婆。张婆用拐杖敲着床沿,声音在黑暗的世界里,没有生气。“灯,在门边上。”张婆说。哑巴顺着门摸索着,终于找着一根细细的头绳,一拉,黄弱的灯光把整个屋子照亮了。张婆在被子下面的脸,微微地移了移,核桃树皮一样的脸,皱得更加难看。哑巴走到床沿边,看着张婆,张婆的眼睛凹陷进骨头里,米粒大的眼珠子,也快陷进去了。张婆微微笑着说:“有光了,我就不怕了”哑巴看着微黄的灯光,一根细细的电线将灯泡悬挂在墙壁上,上面爬满了蜘蛛网。“哑巴过来,让我摸摸你的手。”张婆从被窝里慢慢的将手伸出来,张婆的手和干枯的树枝没什么两样,一层皱巴巴的皮包裹着她的骨头。哑巴不想把手伸过去,但是那豆粒大的眼珠子,一直盯着她,让她不忍心。她的手触碰到张婆的手,像触碰到一块硬硬的石头,张婆的手指捏紧她的手,她突然害怕得缩了回来。“哑巴,你会好起来的,让所有人都羡慕你。”哑巴突然转身,跑出老屋,边跑边想着张婆豆粒大的眼珠子,就快陷进骨头里。张婆第二天去世了,死相极其恐怖,眼睛睁着,豆粒大的眼珠子,却没有闭了。张婆的老屋闲置了下来,从来没有村人进去过。后一年,村里起了大风,刮走了老屋的屋顶,老屋从那时以后,变得无遮无拦,雪雨落进屋里,老屋的泥地渐渐松软起来,阳光一晒,许多生命力极强的杂草,从泥地里生长了出来。哑巴从张婆离开的那一年,很出奇的就拥有了一个本领——闻雨。雨快下来的时候,她那个敏感的鼻子就会有感应。哑巴不会说话,卡在喉咙里想说的话,怎么也吐不出来。看着村人在快要下雨的天气晾晒粮食,看见村人在快要下雨的天气上山砍柴,她就焦急地去阻拦,用手指指天,又比划着雨从天空滑落的样子,村人看不懂时,她又重复地比画着,脸色因为焦急,而涨得红红的。村人骂她,还说她不止是哑了,而且快疯了。可随着时间的推移,大家发现,每次哑巴比划出要下雨的样子时,雨都会从山间飘过来。日子一久,大家晒粮食、出远门、上山、耕种,都会来问问哑巴,会不会下雨。哑巴成了远近闻名的人。哑巴心里空的时候,就会跑到老屋,躺在杂草里,想念那木棍一样的手和核桃皮一样的脸,还会想到张婆给她说的那句话:“哑巴,你会好起来的,让所有人都羡慕你。”

檐上的月亮

阿微木依萝

嘴陈奶奶吃了一条虫子,我看到的。你说我为什么不喊住她的嘴?我喊啦!我说,陈奶奶,那酸菜吃得啦,发霉啦。她说吃得,没有什么是吃不得的。我当时就想,要不要跟她说她吃了一条虫子呢?真恶心。但我真的这样说了。她听完只吐了两泡口水。就这样。我还记得当天的情景。是个傍晚,下好大的雨,她坐在堂屋中间,将那碗有虫的酸菜端到桌子上。她的眼睛已看不清东西,那碗酸菜是摸着放到桌上的。她又给我摸来一只饭碗和一双筷子。我跟你们说,陈奶奶虽然眼睛不好使,但她的手就跟长了眼睛一样。她地里的杂草都是这手上的眼睛看见的。当然有时她会意外地触着草麻和刺,所以这手粗糙难看,有着许多至今没有愈合的伤口。陈奶奶一个人吃饭从来从不炒菜,嫌麻烦。她说,要是知道我那天去吃饭,就给我杀一只鸡。(这后来我去了好几次她也是这样说)我们在饭桌上说了很多话。她说得最多。她说,当年——她喜欢以“当年”开头——我们刚搬来这里,这里的草



甜蜜的生活。苗青 摄

老楼

贺先奎

仰望着那座耸入云端的、远古的石头建筑,我本来一直都称之为古碉楼,年青的房主人说,不,不是碉楼,是我家的老楼。那些在山垭口、高坡上、河沟边、大路旁的才是碉楼。只要是修在有人居住的房屋在一起,不管再高,也是屋子、也是楼。你家的这老楼,有点年头了,你知道有多少年了?我改口,把古碉楼也叫做老楼。有点久了,究竟是一千年,还是几百年,我也不清楚。听老人说,很久、很久以前,我家就有了这座高大的老楼。能到里面去看看吗?我问。当然,好多人来都想进去看,我专门做了一架新楼梯放了进去。年青的房主人笑笑答道。穿过年青房主人一家居住的三层小藏楼下的院落,来到他口中的老楼面前。有一扇显得有些低矮的木头门,他说,这扇门是新的是,我那时过世的阿爸亲眼看到他的阿爸做来安上的。我抚摸着发黄、发黑的木门,说,这扇新门,没有一百年,也有几十年了吧?年青的房主人耸耸肩,说,那倒是,反正比我岁数大。一股尘封的气息,幽幽地钻入鼻孔。说不清那是什么气味,也许,那就是历史的气味?老楼的底层,光线不好。堆放有干草、还有一叠很旧的木板、两根圆木,上面有两把破旧的锄头。靠着墙壁根堆放的那些杂物,一时真还说不到底是些什么。年青的房主人指着几个蛇皮口袋,说,那里放的水泥可能都不能用了,嘿,有点舍不得丢。他用手指了指大约不足十平方米的底层,说,听老人讲,如果碰上事情,这里就是放粮食、放水缸的地方,嘿,就是当时的仓库嘛。

只有耗子毛那么深,现在这草长得比人还高。这里水源好,土地好,苞谷结得大个。你是不看见我老家的苞谷,哟喂,虫子都比苞谷大!我小时候,就爱捉苞谷杆上的虫子炒吃,有股苞谷的味道呢!刚才这虫子,味道淡,不如苞谷虫好吃。什么?脏?小短命的,饿你三天板凳脚也会咬一口,不知好歹!我望了一眼酸菜盆里的另一条虫子,它个儿小,瘦,米粒那么长,肚皮上有细细的小脚。我要尝一尝它的味道吗?我在心里这样问自己。我正在犹豫,陈奶奶又把它喝下去了。这回她是端着盆喝的。我后来又去陈奶奶家吃饭,她的手像是生了重病,一直抖啊抖,碗里的汤都洒出来了。还有她的嘴巴,因为牙齿掉得只剩三颗,一嘴饭转来转去的嚼。我说,陈奶奶,你生病了吗?她说,生病了。生大病了。吃五谷杂粮的都要生病。陈奶奶的手虽然抖个不停,但她手上的眼睛灵得很。她每天还坚持去地里除草。她也除不了几根草。可她像着了迷一样喜欢往地里跑。她的手一触到泥土,我就看见她皱巴巴的嘴角露出一丝

笑意。她用颤抖的、急喘又缓慢的声音说,一摸着这泥巴,心里就踏实。陈奶奶像年青人一样忙活,她的眼睛看不见太阳了,所以她用手在地上找太阳:她把手放在泥巴上,去感受阳光的温暖。只要她说,温吞吞的,还早。那她就会留在庄稼地。她又说,凉悠悠的,可以收工了。她就会慢慢地、像爬虫一样回家。她每天出工前都把手放在墙壁上找太阳。只要感觉太阳暖烘烘地在墙壁上,她就可以放心出工。下雨天她是不出工的。以前她没有想到在墙壁上找太阳的办法。以前她只打听太阳。她问我,今天有太阳吗?我说有。她就会拿着已经锈了的镰刀和一只撮箕出门。又一天,我去看陈奶奶,她已经很久很久没去庄稼地了。她躺在火塘边,眼睛半睁半闭,手比从前更抖。我有点看不清她,火塘里的火就要熄灭。我喊她,她没有理我,只像老猫一样动一动身子。我跟你们说,陈奶奶只有嘴巴还有动的力气。她再也不能起来给我摸一只碗和一双筷子了。

黄栀子

黄孝纪

黄栀子总是令人感到如此亲切。昔日的故乡,黄栀子那一丛丛的小灌木十分寻常。纳山里,枞山里,油茶山里,杉山岭上,柏树挂灯(故乡的一处山名,多野生柏树),每一处山岭,在经意或不经意间,都能看到这里一丛,那里一丛的黄栀子树。它们或高,或矮;或粗,或瘦;或独处,或连片;或丛枝多,或丛枝少;或临近溪边,或长于空地;或寄身乔木之下,或伫立山石之旁,无不长满了碧绿光亮的长卵状密叶,生机勃勃,又端庄婀娜。我的记忆里,黄栀子的生命力极好。山上的油茶树,不时就能看到树叶发黄零落,病恹恹的,甚至整棵已枯死多时,一叶皆无;杉树的繁枝,也常有枯焦发红的;至于枞树,若是来一场大规模的虫害,数天之内,偌大一片林子,就像过了一场大火,苍翠之色悉被枯黄取代,惨不忍睹。而黄栀子树,我们在山上捡柴,似乎从未看到有自然枯死的,从春到冬,总是那样安静地绿着,除非有人故意刀砍锯挖。可是,于我们而言,无端伤害它们又是何必?它们的枝条遮遮掩掩的,叶子鲜活活的,全然当不了干柴。春笋儿冒出地面的时节,时雨时晴,山上的空气潮湿又清冽,雾气弥漫。黄栀子也都悄然盛开了一树树洁白的繁花,香气清幽。黄栀子花简直就是一朵朵艺术珍品,它们长在树梢头,下端是一个倒棱锥的碧绿花托,中央伸出一根长长的浅绿花管,顶着瓣儿盛开的一朵大花,在绿叶的映衬下,愈发冰清玉洁。花瓣围绕的正中,是一根粗壮如微缩版包公棒的花蕊,颜色浅黄,浑身沾满花粉,就像一位伫立白莲台中央的仙子。以如今的眼光看来,真是高雅圣洁,美妙绝伦!一树的黄栀子花并非同时开放,有的已然全开,有的半开半合,有的还是嫩绿的花苞,宛如翡翠玉雕。种种花姿各展其态,令人欣喜。那些天,村庄周边的山山岭岭,全是提着竹篮采摘黄栀子花的大人和孩子。一篮篮的花儿从山上提下来,仿佛提着一篮篮满满的白雪。采回家的黄栀子花,拔去花蕊,热水略略一焯,去除涩味,油锅里一阵翻炒,就能做成清香四溢的时鲜菜肴。有时,我的母亲会事先在石磨上推了香喷喷的炒米粉,锅里汤水开后,放入米粉和切碎的黄栀子花,筷子迅速地搅和,成了糊状,撒上香葱,就是很好吃的米粉黄栀子花。差不多每户人家,新鲜的黄栀子花一时都吃不完,就焯水后铺撒在簸箕里,放太阳底下晒干。干黄栀子花,到了盛夏与青辣椒同炒,又别是一番滋味。以后的几个月里,山间的黄栀子树都结了果,直立如卵,指节大小,周身均匀长着数道薄而浅的竖向棱翼,向上冲出果尖,像一嘴长须。待到深秋初冬,果子由碧绿变成金黄,成了名副其实的黄栀子,一颗颗长满枝叶间,很是诱人。黄栀子一是乡村一味常用的药材,能清热,去湿,解毒。平常的日子,母亲遇上视力模糊,或者我们嘴里长了火泡,舌苔黄厚,母亲就会找几颗黄栀子与绿豆一同放入砂罐,煮水喝。那时的圩场上,有收购黄栀子的药铺,因此上山摘黄栀子的村人也多。摘回来的黄栀子,用木甑蒸后晒干,金黄明亮,色泽十分的好,还能结出黄黄的糖分。这样加工过的黄栀子,自然也能卖上一个好的价钱。剥开黄栀子的外皮,里面是一包致密的橙红籽粒,具有很好的染色功能。冬季蒸饅新酿的红薯烧酒的时候,母亲通常在一只瓷调羹里放一两个去壳的黄栀子籽粒团,架在酒瓮瓮口子上。热酒自过缸底的尖瓦嘴里流出来,浇在籽粒上,洒出淡淡的琥珀色。这样的红薯酒,是村庄人家自饮和待客的玉液琼浆。



——《檐上的月亮》